

九变第八 CHIU PIEN (The Nine Changes) VIII

九是数之极，九变不限于九种变化，而是多种多样变化的意义，与【七变八化】，【千变万化】的意义相同。利害为战争的指针，先述为将者遇利害应知所变通，次述对敌运用利害，最后则指出为将者五种有害的性格，而促其省察。首尾一致，天衣无缝。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。

这与前篇的发端相同，想是孙子用以起下文。解释见前。

圯地无舍，

圯地，即湿地，不卫生之地，这种地带不可宿营。

这里所说的【圯地】与九地篇的【圯地】，一为指示吾人以【无舍】，一为【则行】，意同词异。

衢地合交，

衢地，即介于我、敌及他国之间的中立国，彼之向背，影响战争至巨，故应好好地和他结交，以便我军通过，更进而使其切实援助我，或参加我方对敌作战。

外交的重要

在近代战争上，中立国更为重要，因为一国对外作战，绝不能样样依赖本国，如军费、粮食、燃料、武器等免不了要仰给于中立国，（如二次世界大战，中英苏各国皆租借于美国），且空军之通过其领空，及其飞行根据地的借用；海军的通过其领海，及其军港的借用，燃料的补给等，亦所必需，然这都是取决于外交的。孙子于两千多年前，早已注意到中立国与外交的重要，彼的眼光，真是远大！

绝地勿留，

对于水草缺乏，粮食困难，与交通不便的绝地，应迅速通过，不可停留或久留。这是一种常识，毋须详解。

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

陷于被包围之地时，则宜速出奇谋以解脱之，详九地篇。又，陷于难以生还的死地时，则宜出以死战，以图死中求活。

涂有所不由，

军队的行进，有时对于正大的道路也舍而不走的，例如拿破仑征奥的越阿尔卑斯山，邓艾征蜀的绕道阴平。又如一次欧洲大战，德军竟采取非常手段，破坏国际公法，取道中立国的比利时而以攻击英法的协约军。过去日军进攻我国，在南中国各役中，往往走小路而不走大路。

【涂】与途同。

军有所不击，

敌军有些也不必攻击的，如果在整个作战上没有什么影响，也有仅予以监视牵制，而不进击。

城有所不攻，

敌城有些也不必进攻的，也有仅行包围——以炮击或封锁，而不作肉弹的强袭。例如一次欧战，德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侵入比利时，为了速调主力军侵入法国，对于列日、奈尔姆两城，仅以预备军监视之，而待其自灭。

地有所不争，

敌地（或中立地）有些也不必争夺的。这里的地字，依编者的研究，具有两种意义：（一）可供战斗上用的土地，如城塞、要隘等。（二）有财富之地，如都市、乡村等。

美军行动合乎孙子原理

上面所说：【军有所不击】，【城有所不攻】，【地有所不争】，这三个原则，至今还是不变的。像美军此次在太平洋上的反攻，当攻下菲律宾、硫磺岛之后，次一行动应为台湾，或小笠原，甚至同时登陆中国。他却不然，仍本其【越岛攻击】的战法，登陆琉球，以琉球为基地，进攻日本本土。因为在这广大的战场上，如果【军有所必击】，【城有所必攻】，【地有所必争】，一来既分散兵力，增加消耗，二来还要延长战胜的时间。所以美军此举是对的，合乎孙子的原则。

君命有所不受。

在战场上，元首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服从，而采取临机应变的处置。

春秋时，元首（君侯）是文官，不是武人，所以服从不谙军事的元首之命，而致僨事是不行的，孙子大概有感于斯而发吧！孙子是言，实与『军不可从中御』及『军中不闻天子诏』两格言，皇然成为历代主将的口号。

【自「圯地无舍」至「死地则战」为常法。自「涂有所不由」至这项为九变。先常法，次及变通。老子说：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」】
——北村佳逸说。

故将通于九变之利，知用兵矣；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，虽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治兵不知九变之术，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。

所以将帅能够通晓这九变之利，那算是用兵的能手了；倘若不通晓这九变之利，纵是熟悉地形，也不会得地利。又，在指挥统率上，不知这九变之术，纵见熟悉如何取得地利，也不会发挥用兵的微妙，而博得胜利。

【九变】为多样变化、变通意。不限于九种变化。【得人之用】是说善于用兵。

是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

基于上述，所以智将的思虑，必常顾到利害的两面；因为利中必有害，害中亦有利；利害是相错综的，没有绝对的利，也没有绝对的害，好像形之有影，影之随形。

凡事皆有利害两面

作战篇说：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』

老子说：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较，……前后相随。』于此，可见老子与孙子的话，实合乎今之相对论、辩证法。

杂于利，而务可信也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。

于害中，杂入利以考虑，乃竭力抓着干去，则任务可以完成；于利中，杂入害以考虑，而巧避之，则祸患亦可免除。

【信】是相信，或把握，或完成意。

自【智者之虑】至此，尚有人做这样稍具体的解说：即智者对于敌军的企图、地形等情势的考察，必并以利害的两面，其结果，判断为对我军有利的；但有利必有害，其所杂入的害，如能设法除去，则我就可战胜敌人。结果，判断为对我军有害的，（如上述的圯地、绝地至受君命等），但有害必有利，其所杂入的利，倘能把握着，（如上述的勿留、则行至不受君命等），则在战争上便可避免覆军杀将的祸患。

老子说：『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此两者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是以圣人犹难之。』

是故屈诸侯者以害，役诸侯者以业，趋诸侯者以利。

是故，欲使诸侯屈服于我，听我指挥，在捉着彼的弱点而示之以害；欲使诸侯为我奔走，在委托以事业；欲使诸侯奔附于我，在诱之以利。

为达到本节各项的目的，当然是采取外交手段。至关于『役诸侯者以业』亦有解为：怂恿诸侯大兴土木，或嗾使其与他国交战，以荡尽人力、财力，而失去战斗力免为我患。

『有时讨之，有时诱之，有时利之，——德川家康是其标本；今日的友，明日的敌；昨日的敌，今日的友；好恶由己，生杀随意——这是家康的狡狴；弄得诸侯一日不安，互相猜忌，天下汹汹。』——樱井忠温曾这样批判此节。

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

故用兵之法，不可徼幸敌人不来，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国防力；也不可徼幸敌人不来攻，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御力，或常保持着没有为敌可乘的虚隙。（例如一次欧战时，凡尔登要塞，为德军多次猛攻，屹然不陷）。

Wherefore in the conduct of war do not depend on the enemy's not coming, but rely on your own preparations; don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attacking your fortress, but leave nothing undefended. (C)

本节是孙子劝人『厚于求己』。与军形篇说：『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』的意思照应。

充实国防

战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，是一种动的东西；看之似爆发，却不爆发；看之似不爆发，却又爆发；这爆发的时间，是超乎一切理论之外，为任何人所不易断定的。故一国为应付不时的战争，最好豫先充实国防力；国防力充实，便可『恃有以待之』，与『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』。像今日各国的普及军训，扩充军备及奖励科学发明，即属此意。孙子在春秋时代，目覩群雄对峙，一国时有被侵略的危险，所以在这书中，力说充实国防力的重要，其原理至今，益见正确。

故将有五危：必死可杀，

就将帅的性格说，约有五种危险性应戒除的：其一，是必死，本来决死而战的果敢，是军人的本分，也是最高尚的行为；但由于缺乏智谋，暴虎冯河，必致为敌诱杀。

老子说：「坚强者死之徒。」又说：「勇于敢则杀。」

司马法说：「上死不胜。」岳武穆将军说：「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谋。」

必生可虏，

有智谋者，往往没有必死之勇；及至身临战场，畏怯多疑，只想生还，必为果敢之敌所生擒。

于此，亦可来个这样的解释：「富有智勇，欲以小兵当敌的大军，以最少的损失想收最大的战果，固是良将之器；毕竟因为兵力寡弱，变为「以卵投碇」，则不难为优势之敌击破，俘虏而去，例如李陵的被擒于匈奴。」

老子说：「人之生，动之死地亦十有三，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」

司马法说：「上生多疑。」

忿速可侮，

容易受刺激而轻躁的人，是可以侮辱的；彼遇受侮辱时，则失了自制心，变为轻躁，易堕入敌人的诡计中。

【忿速】对任何事情，仅是用感情，使意气，缺乏镇静与理智。

老子说：「轻则失本，躁则失君。」

仲尼说：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」

廉洁可辱，

廉洁本是可贵的德性，但失之急于洁己，喜矫饰，好名誉；便易为敌利用其短以污辱之，而乘其隙。

爱民可烦。

爱惜士卒，本是善德，但因溺于爱惜，便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，易为敌人所烦——「劳之」，疲于奔命。亦有解为：对于扼守险阻的敌人，我乃分兵骚扰其人民，这时，有仁心的敌将，不忍坐视，仓皇赴援，势必坠我术中，而吃大亏。

老子说：『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万物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』

作战纲要

作战纲要说：

欲使完成战胜之效果，须行猛烈果敢之追击；然当战胜之后，一般多以目前之成功为满足，而踌躇果敢之追击，常致功亏一篑；故各级指挥官应以极巩固之意志，断行追击。

战斗后，胜者之疲劳固大，而败者之体力与气力更属困惫；故胜者慎勿为部队之损伤整顿等所拘束，尤须克服疲劳与补给之困难等，一意决行追击，以完成最后之胜利。此际各级指挥官不惜对部下为过剧之要求；否则仍须更大之牺牲，而再攻击敌人也。

这是关于追击战斗的记述，可作为本节的注解。

凡此五危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；覆军杀将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

以上所说的五种危险性格，或偏倚性格，是为将者最大的缺点，用兵上最大的灾殃；足以造成全军的覆灭，自己被杀的悲惨，必以这五种为原因，这是为将者不可不深深地审查的。

These five faults in the leader are disastrous in war. The overthrow of the army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general arise from them; therefore they must be carefully considered.
(C)

五危与五德

原来利中有害，害中有利；长处即短处，短处即长处；然所以能弃短留长，则在于修养有素；取利避害，则在杂于利害而考虑；此孙子最后所以督促吾人说：『不可不察也』。但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的，为将者欲避免此五危，一定要具备始计篇所说的五德——智信仁勇严，然此固系乎先天的秉赋，尤关乎后天的修养，为将者能本此不断地修养，自可兼备五德而避免五危了。

九变		
将受命于君 合军聚众	君命有所不受	将之五危
圯地无舍 衢地合交 绝地勿留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 涂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	将通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 不能得地之利 用兵不知九变之利虽知地利 不能得人之用	必死可杀 必生可虏 忿速可侮 廉洁可辱 爱民可烦
	故 智者之虑杂于利害	故 将之过 用兵之灾
	杂于利而务可信也 杂于害而患可解也	覆君杀将不可不察
	是故 屈诸侯者以害 役诸侯者以业 趋诸侯者以利	
	故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 攻也	
此用兵之法		